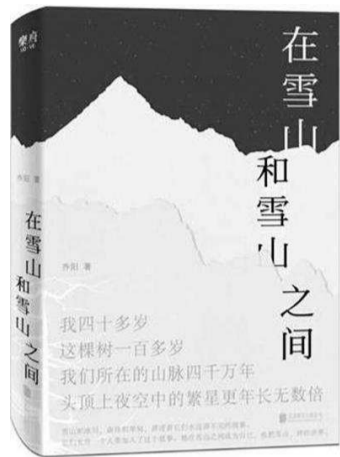


乔阳：真正与雪山相伴的人，也许不会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

本报记者 张滢莹



“我没有写过书，也不知如何写序，想来想去，应该介绍一下我为何在此，又为何一直在此生活，而自然，是如何在我的生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实际上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是主要的力量。”

这是乔阳在自己第一本书《在雪山与雪山之间》开篇写下的文字。在几乎依靠口碑传播的情况下，这本以雪山及雪山植物为书写对象的自然文学作品获得了豆瓣8.7分的高分评价。

2002年开始，乔阳在云南德钦县的飞来寺经营一家餐吧，在附近成为旅游区后又“后撤”到更安静的雾浓顶村，窗外正西面就是梅里雪山。大多数时候，她在天色尚未大亮时就醒来，见几颗残星和黝黑山林，隐约可见山脉的走向，此时，“世界巨大、宁静，包容一切又空无一物。”

作家黎戈说，这本书的气息让她吃了一惊，“是英美自然文学里才有的那种溶解在自然里的气味，文字和结构、文学类型浑然一体，都是山野式的蔓生野长……”从海拔2000米的亚热带干暖性河谷灌丛到海拔5000米的高山流石滩，贝母、各类野山菌、高山杜鹃、绿绒蒿、大果红杉……在乔阳讲述中，每一颗石子、每一株植物都不是孑然独立，它们同属于微妙的自然生态系统，在生命的循环往复中拥有自己独特的坐标和意义。在与自然相处的岁月里，许多无言的问题得到了解答，更多问题却在生成，她只是经历、感受、思考着，并写下来。与书写自然万物时的大开大合、行云流水形成对照的，是乔阳在接受采访、面对“大问题”时的反差：“我答不了”“不能多说了”“我不知道啊，求放过”“还好我不是学者，不用承担这么重的问题”，但在触及鲜活的自然经验时，她又成了刹不住车的“话匣子”。随着话题的展开，记者突然想到，也许这样来形容乔阳更为贴切：与自然相关的书写场域里，她未必是论述者，却一定是践行者。

“在和自然亲近、共情的能力上，每个人都不缺。”

记者：关于这本书，很多读者说羡慕你的生活方式。在你看来，这种与自然的接近和亲近感，是自发和天然的，还是可以后天习得的？

乔阳：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笑话，说你的不断努力最后只是证明天赋有多么重要。也许在人们选择从事的专业和寻找自己的爱好的时候，天赋是很重要的不同特质。但是在自然的感受力这方面，我觉得人的天赋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与生俱来拥有着从自然而来的远古的基因，对于自然都有天然亲近感，都能在某一特定的瞬间被打动。

我带过好多次小孩子去大自然，无论是几个月大的孩子，还是十来岁，他们对自然都表达出特别的亲近，我在书里写到我儿子，他还不会走路的时候喜欢趴在草地上玩各种花草，喜欢光线的变化，仰着头躺在树下，看着树影晃动，看着天上飘雨或落雪，在会走路的时候，在森林里乱窜，不走寻常路。这其实不仅仅是他，好多小朋友都是这样，无论他来自哪里，是什么样的家庭。孩子总是比成人更加敏感敏锐，可能来自他们较少受到文明社会复杂信息的干扰。

记者：对成年人来说，这种能力反而削减了？

乔阳：成年人，也许在纷杂的生活中，有时候会忘记自己，忘记自然。我曾经有个上海的朋友在一个冬夜打电话给我，翻来覆去说，“我看到下雪了！天上下雪了！”整整一年多，他从家到公司到健身中心，到各种应酬场所，一直在高楼和地库里来回，偶然的一个夜晚走到地面，就看到下雪了，仅仅是下雪了，就让他语无伦次无比欣喜。

我看到一些学习植物学的人，有一肚子的知识，但是却缺少热情，也看到好多非专业的门外汉，惊喜于窗外第一朵玉兰花，楼下绿草地新出的嫩芽，他在秋天闻到远山木叶的清香，想搞清楚每一片雪花的形状。

记者：其实这种感受力，也是与自然亲近和共情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在许多人身上已经很难寻觅到吧。

乔阳：读者不必羡慕我，我只是恰好把这些写出来而已，说羡慕的人，一定也是内心丰富，心有所感。在和自然亲近、共情的能力上，每个人都不缺。自然从不曾远离我们，如果说后天习得，那无非是，让我们记住那些曾经感动的瞬间，在生命中，不停歇地继续感受它，保持发展我们固有的能力。

记者：在这个作品里，很多地方出现了诗。本想问你是否因为自己的阅读兴趣所致。仔细一想，似乎在表达人与自然之间那条“隐秘情感通道”时，唯有诗歌最自然，是否有想过这是为什么？

乔阳：我写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有提到一些诗，直到编辑后来跟我说起，并且确认其中一些诗的出处。在中学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要求学生每周背诵十五首诗，那个时候无比烦恼，尤其是一些比较生僻的诗歌，后来却很感谢她。

关于你提到的人与自然之间那条“隐秘情感通道”，首先，在我这里，人和自然，这是一个比较勉强的表达，我没有办法真正地把这两者并列，虽然在日常和在行文中也会不得已这样去使用。但并不因此心安。

“古诗本身就在自然里。”

记者：如此说来，你如何定义“人”？

乔阳：我们目前谈到的“人”，是自然的一个物质化的组成部分，像是大树上的一条旁枝，无数条河流中的一条，无数座山峰中的一座。在时间的长河里，我们都在自然

中呈现了一般无二的很多共同特质。

如果谈及灵魂，我们与其他生命形式可能也并无本质区别，可能某方面的速度和呈现更快一些，但这些“快慢”，在广袤无涯的时间里，可能并无多大的区别。

而我们一而再再而三，提到的自然，我有时候也会非常疑惑，在种种对它的定义之后，我还是会觉得不够。也许，“自然”只是在我们人类了解到这个星球的很小一部分之后，对应出的一个概念，而且被不断的阐释中。地球有着不可知的巨大能力，曾经在这个星球上发生过毁灭、吞噬、重生，都是稀松平常的事。

记者：也许相对于地球来说，“自然”其实是一个小范围的概念？

乔阳：我们提到的“自然”——它也许只是这个星球能量和信息的一个小系统、一部分——只因为这部分的物质和能量，对人类生活有所庇护，我们看到它，感知到它，熟悉它，研究它，享受它，也破坏它。还有很多生命和我们一样在其中生存。但这加起来可能还仅仅是地球的一小部分。这个星球本身就应该是有多维度的系统，何况宇宙之大。

大部分时候，我们在讨论概念，而且是永远不可能对等的概念。所以，大约都是鸡同鸭讲，云遮雾罩。大约我们在“山里”去真实感受和生活过，谈论起来会比较自在吧。那个时候，可能不需要讨论。

记者：也就是说，真正生活在其中的人，可能不会去很刻意地谈人和自然的关系。

乔阳：对，就像从不曾有真正的牧民跟我讨论自然，以及如何去表达人和自然。可是，拉拉杂杂说这些其实我无法清晰表达的东西，还是要回来尽可能地回答问题，为什么唯有诗歌最自然？其实是因为什么只有古诗最自然？

因为古人没有像今人那么自信。

相信绝不会是今人才有对生死、时间、对宇宙的困惑，在“自然”这个词还没有被发明，还没有被定义到今天我们谈的“自然”的时候，人们就在自然里——以诗歌、哲学、医学的种种方式，一方面为人类生活的种种感慨思考，一方面向着精神的最高层面，追寻着亘古的终极问题，在当时还没有被人力改造太多的世界里，谦卑，又持续有力地，同所有的生命一起，替所有的生命一起在追问。古诗本身就在自然里。至少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诗经》《古诗源》里，自然作为整体，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自然对象，太阳、月亮、星子、风雨雷电、山丘河流、花鸟虫鱼，以及人们在自然中的生存，感受都很多。

但遗憾的是，诗歌发展到中后期，这种追问就越来越少，格局越来越小，恢弘的想象力消失了，似乎更多地囿于人类的部分生活与情绪里。尤其是当我们认为我们有能力主宰很多事物的时候。当然，这很可能是偏见，我读的诗很少，也不曾深入。

记者：所以人对于自然态度的转变，比如从谦卑、持续有力地追问，到格局的窄化和想象力的消失，在诗歌层面可以被察觉的。

乔阳：对于中国古人在文学中所表达的自然，国内的研究可能不是那么系统。我曾经在网上看过日本汉学家小尾郊一老师研究中国文学中的自然观的部分内容，重点论述的是六朝文学，六朝文学是唐诗的起点，在唐诗中找到了更为精致的表达方式。德国的W.顾彬老师后来做了更多深入的研究。我少年的时候，一度非

常好奇的是，六朝的这些人，是什么让他们写出这样的诗，以及在他们之前的人，他们如何承继，他们读什么书，如何口口相传，晚上会不会观星，什么时候占卜，如何在更加不确定的世界里追问。

不止在诗里，也在《黄帝内经》《易经》《道德经》等等，在这个世界上，不仅中国人，很多古老的族群都有同样的追问和记述，这些都是人类伟大的探索。

我并不觉得远古的狩猎、农业社会的初期一定就是我们现在定义的“原始”，当时的人，也不一定落后，他们可能了解和掌握了一些其他的力量，有些东西我们至今，也许永远无法想象和超越。仅仅去看那些古老的考古遗存就能知道。

我个人的学习还远远不够，也许再学习也说不清。个人的体验是，在古诗中，我比较容易安定和放松，好像接通一个更强的wifi，看向更广大的时空。

“我们有相同的一点，对这个星球的爱与困惑。”

记者：阅读中，想到作家陈丹燕曾说的，真正面对自然的旅行中，一切都是多余，镜头是多余，旅伴也是多余，那一刻的精神联结是专属于你个人与自然的，没有人能真正理解那一刻的你。

乔阳：因为人很少，技术也很吵，种种知识和概念都很吵。

因为“那一刻”是瞬间的感应，甚至还不到身体感受这个层面，似有意无意，刹那那间某一种气息被捕捉到了。那就是“光”。如果去观察和思考，或者有意去感受，那个“刹那”就已经出局了。至于讨论，就更加不应该出现。

记者：聊聊金墩·沃德吧。你曾在书中提及他是你的植物学导师，很多时候你是遵循着他书中的线路去重走。我好奇的是，自他的考察和写作，已经百多年过去了，他的自然文学读本为什么还依然“有效”？

乔阳：我的编辑告诉我，在豆瓣上有一位读者，把我在书里提到的植物，都列表，找到具体的植物学介绍，还帮我找到两个植物名称的错别字，是很棒的读者，感谢他。

我当时读金墩·沃德的书，也是这样开始的。我把他走过的线路、时间点、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看到什么植物，做了一张很大的表格，然后去和当地藏民朋友核对地名，然后在那个时间去走同样的路，看看能找到什么。没想到，一百年过去，当地的生态环境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只要没有人为破坏和大的灾害，一百年对于植物种群来说，真的是很短的时间。

西方博物学家在田野调查笔记中，写的部分非常多，他们的热情不是通过文学形式、繁复的语言来表达，而是蕴藏在严谨、刻板、清晰的客观记录中，我没有研究过，但是这种科学方法应该是经过学校教育和严格的训练所致。所以，只要他清晰地记录了一个地名发音，我基本上就能找当地老年人问清楚。

还有可能是因为祈祷，哈哈。我每次出门前祈祷山神，祈祷他帮助我，好像都有所回应。

记者：在地理学意义上有迹可循的有效之外，也许他的作品还包含着人文意义上引起情感共鸣的有效。（下转第4版）